# 四庫全書

史部

貴州通志卷三十二

人物

流寓

貴陽府

明

伍　建　上虞人洪武初進士慷慨有大志以言事謫貴陽工詩文所著有木菴詩集

孔　文　聖裔洪武初以知府戍貴州卒子孫遂家焉按察使馮成能匾其門曰闕里分潢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大學士文忠公廷和子正德辛未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五年以議大禮謫戍永昌嘗往來黔中多所吟咏題曰流寓雜吟嘉靖三十二年貴州通志成屬慎為序

陳邦敷字自寬乾州人嘉靖九年巡按後以言事謫新添驛丞憫驛遞之勞作養馬謡其詞悲苦

楊僎雲南臨安人嘉靖丙戌進士為給事中曽請録靖難諸死節臣不報後因事謫貴州布政司理問歷官參議

劉養直內江人進士嘉靖間給事中以言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

王學孔　字魯卿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以給事中謫貴州都司經歷後歷官副使

夏　爋　刑部郎中萬歷間因問中璫失火罪為璫所中謫貴陽府通判

曾文緯　萬歷間刑部主事與謝廷瓚疏請立儲謫貴州布政司照磨

徐　渭　字文長山陰人隨父入黔占籍龍里後歸山陰詩文字畫妙絕當時公安袁宏道稱其詩為三百年中一人父總龍里鄉舉凡淮歲貢

金鎮貴　江南人以木商採辦木料至貴州會水西苗叛鎮貴盡輸商錢助軍需有功歷陞至總兵致仕遂家於開州崇禎十六年狆苗圍城知州黄嘉儁遇害鎮貴手搏賊首被害

錢邦芑　字開少丹徒人由中翰歷都憲拒孫可望偽命隱居餘慶之蒲村闢柳湖與邑人士

唱和從學者衆尋至龍場三潮水祝髮爲僧改其居爲大錯庵自號大錯和尚後歸衡山終老所著詩文甚富

李瑞鶴字雪卿富順人因亂避居貴筑孫可望聞其名欲官之薙髮逃去迨逆氛既平廵撫楊茂勲以禮延爲子師瑞鶴以方外服見歲時贈遺一無所受其殁也楊遣人護喪歸著有焚餘詩集

安順府

明

許堪洪武時舉賢良方正除河南道御史抗疏不阿謫戍普定馬場舖後起用至鎮遠卒

高巍山西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關嶺仍許以姪代役後還朝建文出亡殉難死

張伯裕諸城人洪武間舉賢良方正知潼關縣以鯁直不阿謫安順州吏目遂家焉

陳迪華亭人洪武中戍普定曠達不羈尤長於詩

王觀字孟賓嘉興人以戍家於普定開塾教授一時才俊多出其門

馮佩字本謙嘉定人戍普定能文善書得顏柳諸公之妙士大夫多敬禮之

李端 字表正宜城人進士拜御史剛毅不撓屢忤權貴汪直憾之逮繫詔獄謫永寧經歷遷溫州守

劉天麒 桂林人正德初以主事建言謫安莊驛丞博學多才生徒從之者衆

蕭顯 山海關人成化間為給事中因言事忤旨謫鎮寧州同顯至任政尚寬平暇則與縉紳遊覽吟咏尋遷衢州府丞終副使

嚴俊 別號冷水湖廣公安人寓居平壩學貫百家心通諸典以明德為本淹雅醇厚人士咸宗之又嘗寓偏橋後竟薙髮而遁

汪恕 字如心徽州黟縣學生初兄勝祖從征南方留戍普定歿缺恕補役時年甫十七惟

一姊已適人恕延至家拜曰弟當行戍母老在堂無他兄弟幸有先人田畆願姊盡力以終母餘年弟幸不死報德未晚也應役數年告歸養母抵家而母已歿哀痛頓絶久之乃甦結茅為廬寢苫枕塊三年鹽酪不入口骨如柴立隆冬盛寒單衰徒跣終身哀慕每言及母輙泣如初喪時人呼為汪孝子

## 平越府

### 明

**金聲** 蘇州人成化間僑寓平越以文行稱於時與隱士盛仲芳張懋英遊號黎莪三隱

**李文祥** 字天瑞麻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職方主事成化末獨進讜言直聲振於時與鄒智

丁璣齋名中貴欲招致門下文祥拒之賦雨鳩詩見志有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之句中貴銜之以事中文祥謫興隆經歷立均差法招寨長申場禁及陳征南苗兵略巡撫鄧廷瓚奇其才特薦可任憲職尋以朝賀詣京師便道歸省毋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溺死天下惜之所著有檢齋遺稿行於世

陸燦　蘇州人正德中以兵科給事中抗疏劾張璁桂萼之奸謫平越驛既而霍韜以疏薦燦燦曰天下事大壞於僉人之手尚欲以餘波及我耶卒不起

陳溱　湖廣蒲圻人天順間以戶部主事謫居黄平以詩文開導後進

司馬星　號賓虞山陰人同弟昌流寓黄平設帳授經從者甚衆死葬東郭每歲春秋門下士

為展墓

胡澥 澧州人崇禎間河南提學以忤强藩謫戍興隆衛

張同敞 號别山江陵人宰相張居正曽孫以忤强藩謫戍興隆衛後起用至兵部侍郎死難

都匀府

明

廖駒 字致遠順昌人宣德中從戍都匀以詩名宣慰司宋斌延教諸子號强恕先生著有强恕齋集

張翀 字子儀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疏論嚴嵩專擅廷杖謫戍都匀匀士構

讀書堂從之遊號鶴樓先生又構龍山道院問月樓著有問月賦隆慶間名為吏部郎歷官刑部侍郎

鄒元標　字爾瞻號南臯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觀政刑部疏論輔臣張居正廷杖謫戍都勻日惟講明王守仁良知之學尋鶴樓舊迹與勻士共相切劘居六年陶然自得絶無幾微怨懟所著有雲中存稿刪後詩龍山志奏疏補遺等書萬歷癸未名還授吏科給事中未嘗一日忘黔也其門人給諫陳尚象舉人徐顯鳳吳鋋等於其講業處創建書舍中丞江東之題曰南臯書院為之記

劉宇烈　四川人萬歷丁未進士以兵部右侍郎奉命防剿崇禎七年謫戍都勻

鎮遠府

明

何孟春字燕泉柳州人弘治朝進士歷任雲南巡撫轉吏部侍郎髙祖何仁海明初戍偏橋祖義堅積軍功陞偏橋衛指揮孟春因當時衛未設學乃歸應試及貴建坊於偏橋所著有餘冬序錄

王士昌禮科給事中萬歷間以建言立儲忤旨降鎮逺縣典史

黄龍光江西人官少卿以忤魏璫戍偏橋崇禎初名還

鄧渼江西人官巡撫為魏忠賢所惡戍清浪

思南府

宋

夏大均 政和間番部長田祐恭被召入覲拜伏進退不類遠人徽宗異之問故對曰臣門客夏大均實教臣上悅厚賜之拜大均為保州文學

明

賴嘉謨 江西萬安人父潔選府幕嘉謨隨之聰慧過人嘗從舉人李渭遊好學不倦日夜與同門交相切劘後數年歸成進士歷官四川左叅政

徐雲從 字時際江西人少從羅念菴唐荊川遊聞郡人李同野與學黔中負笈遠從終身不忍歸每與朋友講學多所規益時吐危論同志嘗稱之曰坐無徐子諤諤罔聞其以直諒見重類如

此

**郭如星** 新安人吏科給事中萬歷間與同官陳維春疏論楚璫郭奉謫印江縣典史

**胡平表** 號不肶雲南臨安人舉人歷官四川保寧府推官值奢寅叛親冒矢石大小數十戰力保危疆超陞太僕寺少卿管布政司事後致仕歸攜子遵寓安化

## 國朝

**謝國梗** 天台人舉人任石阡推官至思南愛梵淨山留焉值寇氛徙居印江得黄庭羨門之學與人遊能數日不食詩文小楷皆可名家印江人士多就學焉年九十餘卒

## 石阡府

明

劉清　益都人成化間以刑科給事中謫石阡府經歷文章政事為時所稱

思州府

明

余翱　江南人進士官四川道御史嘉靖間以議大禮謫戍平溪

熊明遇　進賢人進士官侍郎天啓中忤耛忠賢戍平溪築鴻雪館著書自娛後名還官至兵部尚書

銅仁府

明

許子偉 瓊州人吏科給事中以論寺人張鯨萬歷二十九年謫銅仁府經歷

陳維春 鄉里失考刑科給事中以同郭如星論楚璫陳奉謫銅仁縣典史

黎平府

唐

王昌齡 以江寧丞左遷龍標尉令龍里司龍標寨乃唐敘州潭陽郡龍標縣也

宋

程敦厚 字子山高宗朝侍講忤秦檜謫渠陽士人為築大觀亭居之亭在黎平湖耳司東二

十里

明

全琮 海鹽人洪武間進士官禮部祠祭員外以糾儀忤權貴謫銅鼓衛

范清 永嘉人永樂進士福建道御史以言事謫居銅鼓衛

陸珠 鄉里失考正德中官諫垣以詩觸劉瑾怒折其齒流於黎平日和藥濟病者卒葬東郊外人稱陸滄浪墓巡撫閻興邦弔以詩

楊天民 籍未詳禮科給事中萬歷間與同官王士昌建言立儲忤旨謫永從縣典史

大定府

元

喬堅 籍未詳順慶路判官僑居畢節多所題咏

明

李仲宣 淇縣人洪武間授御史不阿權要謫戍烏撒

章綸 浙江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五年爲山西僉事治疑獄忤旨謫戍烏撒孤介不羣十六年赦還

陳玠 合州人萬歷丁丑進士官都御史以邊事謫居赤水謙謹和易士論高之其詩文流麗典雅卓冠一時

國朝

李剛玉　陝西人明末由武舉任赤水衛守備致仕後貧不能歸遂僑居畢節老鶴菁自耕而食行年一百一十二歲步履如飛無病而終

南籠府

明

孫寧　蘇州人洪武中遣戍普安性沖澹工文詞尤深明性理年七十一終

楊彝　餘姚人少卓犖文章書畫無不精妙尤長於詩洪武間為長泰主簿子顯被誣死刑部獄孫志編戍普安彝聞棄官詣闕自陳授吏部考功主事二十四年從駕幸華山獻覽勝賦稱旨

二十五年乞就養普安居東屯四面多松樹開軒其中匾曰萬松自號萬松老人著有鳳臺貴竹東屯南遊諸集古今律選卒年八十

沈勗字廷規號𡼏樵高郵州人洪武中從父戍普安博通經史雅善詩文築樂矣園懷鶴堂與揚王事彜倡和其中著有迂思遺稿普安州志

汪溥字巨淵澧州人性頴悟而剛直博學能文從父戍普安開塾設教出其門者多成偉器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時星變求直言璣應名陳十事並劾李孜省及僧繼曉疏入留中以他事謫璣普安州判後歷官至四川按察使司

遵義府

唐

李白 字太白蜀人因永王璘事流夜郎令桐梓縣有太白故宅

元

鄒公敢 江津人博學知天文元末與趙天澤劉伯温友善每觀天象三人共長歎及伯温佐命公敢南歸後易名公瑾居真州號保全居士晚號知命翁有保全知命二集

明

馬德 字叔明鳳翔人萬歴舉人任雲南河陽知縣有惠政尋解組無力還里遂家綏陽或

勸之出乃題其門曰渭水再來羞志士五湖歸去笑英雄

陳起相字豸菴富順人貢士官河南道御史明末棄家為僧居於播之平水里著有平水集百餘卷諸達官欲致一見卒不可得

仙釋

貴陽府

明

南宗長沙沙門㨂志禪宗洪武間遊貴陽募建大興寺推演內教感化者多示寂荼毘得舍利子

**徹空** 蜀僧正統間來住貴陽潮音寺機鋒警敏詩亦清俊後復之蜀及寂示偈唯以正宗風為要

**拜經和尚** 名典宗大理人成化間住持永祥寺誦法華經每字一拜一擊板歲久木為之穿四十年未嘗他出太監鄭忠為建寺請額年七十預示寂滅期鳴鼓告衆而化

**箬笠僧** 不知何許人成化間戴一巨笠至大興寺遇郡人羅玉讀書寺中僧曰子何勤苦如是吾能助汝乃取銅鉛雜置爐中頃刻化為銀羅欲傳其術僧不肯曰此不足學祇貽爾業遂去

**法印** 字祖融渝州人七歲出家於大興寺萬歷間遍叅天童密雲蓮池憨山諸尊宿得其宗旨後詣京請藏偶遇光祿卿趙健於長安門握手談不覺至大內為緹騎所執下詔獄慈聖太皇后聞

而釋之賜紫衣金佛玉爐並大興慈聖禪林題額及全藏以歸一日聞汲水聲得悟年八十七乃化

韓野雲不知何許人萬歷間止大道觀能知人隱善飲不醉既盡數斗運於周身骨節珊然旋復能飲人或攜酒就之每於袖中出敎核以啖客無不遍者恒攜一鐵笛飲則吹之響徹雲表郡人程文粥楊師時輩咸與遊後不知所往

白雲大理人戒行精嚴杖錫幾遍天下萬歷八年至楊寶山探幽採勝直窮藪澤山故多虎主僧止之弗聽裹糧坐澤中凡八日時方大雪僧所止常有鹿卧其地雪亦弗及其虎亦絶主僧異焉誓復來必建叢林去十年果來建千佛閣備極精巧前後樓數十楹飛甍建瓴巍然巨觀爲黔中名刹寺成去之至今遺像猶存推官陳表奨匾其門曰白雲常在

如登　蜀人萬歷二十六年遊黔閲藏於大興寺既精三乘復諳六書著轉識論

寂明　白雲弟子戒行不減於師天啟間安賊叛圍新添城徒衆逃散寂明不去賊入寺諭以大義賊衆俯首不敢加害年七十無疾終

孔海雲　未詳其所自來崇禎十二年至貴陽形貌清古腹貼至背寡言語恒數日不食能知來每以隱語寓意其贈郡人章爾瑜詩云萬古青青不了山水流東去癸年還世人晝向忙中過洞裏誰知日月閑莫解其意後爾瑜於壬子年卒人始服其前知人縉紳吳子騏延至家出諸子相見指其仲子中蕃云乞此郎巾一幅他無所言後舉家遇難獨中蕃無恙

東華道人　睢州人隱姓名遊黔青巖諸處蓬頭跣足雖隆冬惟衣一衿晝夜危坐不寐不

飲不食囊貯烏梅數枚時取嚙之謂之梅子金丹言雖詼諧人間修養術輒云無他奇不必學也懇之則曰爾輩尚未能舍家室何言仙道歲餘去之峩山

**夏孟昌** 廣順州人素有道行金筑司土官金振武赴京過天師張真人問曰夏孟昌好否昔晤我於南天門外今有一笏為我致之

**碎塵** 雲遊僧卓錫貴陽青巖谷精寨觀音寺確守戒律不妄接人詩律古淡有世外風

**語松** 四川巴縣人少充縣役尋棄家為僧戒律精嚴至西望山開堂說法遂駐錫焉明季諸紳士咸與之遊後化於浙江天童山徒衆舁櫬歸葬西山之鳳凰池巡撫錢邦芑為作墖銘學士方於宣序具語錄行世

安順府

明

堷僧無名永樂間住安莊白水堡觀音寺言貌謹厚用磚壘堷於寺後坐其中與千户丁昱等約曰吾入堷即以磚灰固堷門明年今日聞堷内有聲始啓之丁如約啓堷門僧危坐自如異香馥郁容貌愉懌衆咸異之後不知所往堷尚存

悦禪杭州人雲遊住普定圗通寺有戒行善化誨愚迷人多禮之年九十餘景泰元年五月終四年二月啓龕肉色如生

曾志堅楚人有道術天順間以星誤繫京師值大暑上命祈雪以皇城為限夜半上覺寒開

豹房視之飄飄遍地次日命中官出驗城外畧無雪跡因免死改戍平壩衛木石妖幻符至即除呼霆禱雨剋期必應終歲閉門誦經一日召其徒曰謹守吾法端坐而逝

一天 字常勝曲靖人住普定圓通寺戒行峻潔人所宗重

陳借句 一名許人度崇禎六年至安平蓬頭垢面自言瀘州人晝入城遊士大夫家夜宿城外好事者踪其行止在文廟趺坐兩袖皆書人不得見有問者答云老坊刻每過人齋中題咏不輟有曾將赤手扶元化且著青袍混野人之句後不知何往

## 平越府

明

張三丰　洪武間寓平越髙貞觀自於觀後隙地結茅為亭晝則閉户静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奕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因葬其母後果以功封隆平侯永樂間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嘗有了道歌無根樹詞二十四首四季止一破衲草履科頭時人呼為邋遢仙今禮斗亭即其故址手書亭聨碑詞尚存詳三丰遺蹟

廣能　興隆僧正統間卓錫月潭寺戒行不玷禪誦勤苦嘗晝誦經有虎入寺衆僧驚走能獨不動虎登堂見能遂去苗賊冦興隆欲劫寺衆僧皆逃能獨不去賊至欲殺能能曰幸殺我於外毋汚此佛地賊義而釋之寺賴以全

吳鋐卿　黄平州人世傳先天教鋐卿道行純備家設雷壇凡妖祟幻惑之家求符咒者悉除

禱雨甘澍立降遠近奉之年九十五無疾終葬時舉棺甚輕人謂尸解

張懷陽四川綿竹人雲遊至黄平黄冠野服有道術未幾入山披剃淨修年餘移居寶珠寺有以病來告者即知生死可療者與以藥立愈其不可救者百計懇求終不與嘗自捐數百金修寶珠寺未嘗募化益精黄白之術人或叩之絶口不道門下從學弟子甚衆或授方脉或傳針灸或别傳技藝隨其才授之年八十三將卒前三日謂門弟子曰某日某時吾當逝矣至期談笑而終

都勻府

明

石三泉三清觀道士踪跡詭異獨居無侶嘗有雙鶴來巢久而不去後不知所終

國朝

別南和尚 郡人自幼出家年八十顏色如童一日謂其徒曰我將歸矣可預備柴炭於其月某日俟我上座從下舉火勿悞至期圓寂衆徒舁出郊外舉火火將及脇忽呼曰左脇炭尚少可再添足至火盡白骨不解清香襲人觀者莫不稱異

鎮遠府

古

聖婆 不知何許人領五男行至鎮遠卭水司岑樓山渴甚以手拄竹杖卓地祝云我得地水當隨杖出果得水又以竹植地祝云我得地竹當成林果成林時揮涕竹上今霧雨竹有液如涕又土

人拾得一裙呼為聖婆裙一十二幅長五尺二寸每與苗戰即揭以為幟苗見幟即敗去益苗畏鬼故敗今岑樓山聖婆井猶存

明

譚守眞 本衛冠帶總旗幼慕高真習先天道驅邪屢驗性甚孤介不屑為黄白術一日遇跛乞願從服役未幾病且疥臭穢不可近守真贍養數年畧無惝意及死棺斂之葬於衛之西郊是日有遇於偏橋道中者自言姓李且曰為我致聲主人吾有遺於墓以酬數年之養守真驚訝啓棺視之則符籙一帖令牌一具始悟其姓知為鐵拐仙也追悔無及嗣後亢旱禱祈無不立應傳五世皆然當事以道彰天澤旌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煉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瑛以太和名之

**祖復** 號立禪立關募化供十方僧衆雖巨蟒鼠雀咸依時就食後製一龕結跏趺坐任西天寺三載未嘗見其寢息嘗絶粒月餘徒從强之回滇遂化留肉身於寶臺山今滇之金光紫谿黔之太平西天等寺皆其創建

**白雲道人** 姓徐名貞元偏橋千戶明隆慶間年已四十忽棄家慕長生之道偕同里周惠登關雲臺為勝境雲臺古名為團倉巖其中多毒蛇異獸徑甚險素無人跡道人入三日達山頂坐古栢樹下振動木魚四山皆響惠登繼之遂結廬焉越數十年道人趺坐留偈數語遺蛻去至今鬚

髮皤皤指甲長數寸生氣宛然後人修亭供之顔曰遺真

## 蕭雲山

天柱人萬歷初得異人授以奇門之術知人世吉㓙本所千戸徐弘被苗掠入深山中雲山作法夜行越數寨直抵山中取回雞犬不驚歸始日出苗人駭以為神後尸解去有人復見其飄然獨行始知為仙遊也

## 白頭羅公

不知其名洪武間隱居興文里之山中童顔鶴髮行動如飛能識未來禍福厥後不知所終因名其山為白頭羅公山

# 思南府

## 唐

陳致虛號觀吾一號紫霄上陽子嘗從緣督真人趙友卿授金丹妙道遍遊夜郎至思唐與宣慰弟至陽子田琦鍊丹於萬聖山巖壁中後皆仙去編註金丹正理大全數十卷金丹鼎鑪竈遺跡尚在山頂

明

鏡文郡人幼聰悟長涉經史出家龍華寺既受具遍叅叢林深契内典永樂初赴京會衆僧談宗理推為首座各為頌偈而還景泰間歸隱石笋山年八十趺坐而逝

黄冠道士郡人徐可大幼讀書觀音閣偶回見道士與父坐談不揖而入道士問此子為誰父答曰小兒道士曰好箇舉人但榜首未生耳時可大年已二十為郡名士聞言甚怒後數科至

四十三歲中庚子鄉試榜首張文星亦同里人年二十二歲追昔榜首未生之言始信道士為仙

苗僧本府受水人初為張氏僕小時常念一佛字及長願出家久之得悟偈曰本是菩提種打落有苗胎曹溪一派水清風引出來年九十而寂

國朝

圓戒字默一四川重慶人住持婺川梓潼閣戒行精嚴年逾百歲齒髮重易如童朝夕誦經不倦後百有五歲而卒

思州府

唐

通慧　天寶時僧在黃道司鼇山麓建般若招提因
上患病久不瘥有道士奏寧夷郡鼇山寺有
僧能治奉詔不終朝詣闕上果愈賜金帛不
受賜乘馬回山亦不終朝而至後不知所之

明

鹿皮翁　不知何許人椎髻藍褸身披鹿皮與玉屏
人鄭維藩善書嘗謂藩曰培補心田當生好
子約期來賀子生之日果至隨辭不知所往後藩
子指揮使逢生子君錫中崇禎丙子舉人官至知
府卒如
其言

銅仁府

宋

## 躡履道人

開寳間甕蓬洞民楊再從好仙術一日道人假乞者狀攜草履一雙詣再從求售索金五兩再從知有異將買之入商於妻妻不從道人擲履於地化雙鶴飛去旋失所在但見柱上題詩云新打麻鞋巧又牢五兩黄金價不高楊君不聽妻兒話從我蓬莱走一遭再從大悔其字深入於木久而益顯雖洗削不去明洪武中柱方圯

## 大定府

### 元

仙婆永寧人名滿道篤於戒行善知休咎人多就決焉卒葬於烏降山至今呼為仙婆墓

### 明

月溪　江安人宣德初以罪戍赤水役於陳百户摟廐中夜輙有光陳異而遣之過禪宗得正法眼藏至蘭州印山見其林麓洞壑别有天地結庵曰永洪居二載憲宗名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與馬將别語弟子曰此中徒衆無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經於地覆以錦諸僧皆履而入月溪獨伏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髙懼籍經為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馬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其故對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户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災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為寺緇徒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斃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莫能踰其數

雪軒　趙州人雲遊永寧宣撫司並立夢緣庵坐山十四年戒行誠實後禮部差錦衣衛舍人蕭

典訪取赴京
不知所終

賈姑莫知其自來自謂賈姑終日棲於殷官邨之石洞亦弗見烟火如此十數年一日忽不見有自滇來者云在雞足山後人謂其洞曰賈姑仙洞

## 南籠府

明

性良晉安州僧天姿奇秀戒行篤實創興福寺談經釋徒多從之尋有芝產於堂色如青玉王巖作靈芝賦以紀其異年八十四忽一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人見其乘白馬西去云

## 遵義府

唐

趙練士　綏陽趙家里人幼有仙術讀書綦江之趕水距家二百餘里朝往暮歸有石重千觔能挾之而行歿後屢顯靈異土人立祠祀之祠前遺石猶存

明

李珏　未詳何許人修黄老金丹之術時久旱先期有夢其至者及至求珏禱雨即應後至正安州玉虛庵以其術授道人張紫霞羽化而去後紫霞猶見之於青城山云

張顛僊　名道凝生有異質遇異人授洞天法律能役使鬼神居紫霞石室論三教一原之理内則凝神定性以合大道之虛外則明教演法以袪流俗之妄後莫知所終紫霞山有楊廷和碑記

孤舟不知何許人萬歷初至正安礌溪寺面壁數年一日謂本寺住持曰明日余逝矣寺外二樹將折一樹有聲即長老一樹無聲即余也次日二樹果折示偈曰勘破無無世界了然何物心頭自性已歸圓寂清風明月自由端坐而逝

錫牌不知何許人自金陵來常掛一牌號錫牌和尚萬歷九年至正安胥覺寺不言不臥一日別僧衆曰去矣幸置我石巖中數十年後又當再會言訖遂逝越數日視之神色如生衆僧依其言置石巖中

廣惠合州人不傳姓氏天啓間寓綏邑之祖師觀以符水藥餌濟人咸稱為廣惠道人或五六日不食或一食數斗與人戲常於手中作霹靂聲邑令以其妖妄將擊之乃謂其徒曰吾將逝矣遂

辛邑人葬之馬鞍山後有丐者名可可言虞惠是其師必不死人咸異之後發棺僅存衣冠可可亦隨遁去不知所往

**兩生** 蜀永川人前世本僧名真從隣家有丁姓者一日坐堂中僧至直入跡之不見其長子適生一孫未幾聞僧寂滅因名曰兩生寺有櫃牢鎖失鑰兩生四歲遊寺於壁隙中取鑰開之後讀書穎悟絶倫父命應試逃出為僧居原剎仍其前名後於遺地建松丘禪院一日上座索筆書偈曰八九功完語不空傳虛空縹緲優曇花鮮送端坐而逝

**三修** 吳人自言三世為僧因名三修任綏城西川主廟天啓六年十月一日坐化有自成都來綏者於十月二日相遇簡州三修寄語諸護法云我西去矣其塚猶存廟後

**何道者** 不知何許人明末棲綏陽何家山冬夏常衣一葛往来城市能作十里霧病者求療止書一好字於病者手中即愈遇貧者隨拾地上石與之輙化為白鏹後不知所往

**張仙** 桐梓人為道士得修煉術結廬山中運精伏氣數十年鮮有見者值冦亂遂歸攜妻入蒟廬山不出人疑為尸解後有舉火至山内一洞見男女足跡沙磧間今日踏平明日又復如前相傳為張仙夫婦云

**程光祚** 字栖亭道號元初重慶江津人幼穎悟通經史一日遊峩嵋山遇異人授以五雷秘訣明末之亂避兵来遵時偽國公王祥多行慘殺夜夢一道人龎眉鶴髮揖祥而言曰上帝好生何多殺為公如不悛禍不旋踵祥驚悟次日徼行至郡東橋遇光祚適如夢中所見遂敬禮之後凡官

斯土者每值亢旱即延祈禱無不立應年八十四行步如飛或一月不食晏如也一日作歌端坐而逝

國朝

紫石不知何許人康熙三年卓錫於郡之淨土庵數載常持一鉢丐飯若紫石因號紫石一日坐中堂說偈曰三十六年作客清風無枝無葉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端坐而逝郡人異之鑴其偈於石巖

方技

明

林春 錢塘人父文中永樂時以道術徵尋坐謫戍貴陽卒春賦性敏悟受業於真人周思德盡得其熈水禱祈之法而行之以誠多所感召卒年九十二子宣有才行書法遒勁

劉明德 貴陽府人少遇異人授以五雷秘法能呼召風雨奔走鬼神凡祈禳驅逐無不驗

張道人 貴陽府人逸其名有道行自幼不娶得祈雨秘術萬歷間旱巡撫郭子章招致之道人築壇於城西縞衣披髮運五雷訣刻次日日中雨至朝天無纖雲人皆誕之道人書符於童子掌握之令詣太守請迎雨童子至郡堂開掌忽霹靂一聲衆未至壇而霖雨大注

趙鶴軒 廣順州人有道術善縮地日行千里呼雷遣將祈雨立應

錢珍 思南府人道貌純古性至孝得道士李天真術以符水治症輒驗有祈晴禱雨退星

禳火平瘻開啞之異知府甯閔奘曰道成一悟錄關三元密毘治化潛衛家邦雖漢張道陵無以過也

余中瑞 安化人字靜齋博學能詩尤精於醫能起沉疴年八十有五尚矍鑠行城市中不以鳩杖人稱為半仙

國朝

張國鎮 江西人籍思南幼博學書史擅盧扁術貧無資者不吝與劑雖頻數無難色全活甚眾且深內理年八十餘秀髮兒齒步履如飛人以方費長房云

陳道清 錦屏縣人明天順初遇異人授以符訣能飛劍召鶴呼風雨適境內大疫求符治疫

者衆手不及書以符焚之井中任人汲飲皆愈都督李震駐兵渠陽因旱邀請祈禱立應且曰雨潤銅皷遣人驗之果然

貴州通志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貴州通志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閶

貴州通志卷三十三

藝文序

勑　詔　諭　疏　狀　頌　賛　箴　銘　書
論　解　考　傳　序　序　䌓事　記　碑記　文　議
教　說　賦
詩　雜記

南離為文明之方夜郎接荆梁之壤周秦以還屈宋流芳湘水揚馬摛艷錦江獨牂牁古郡徵文考獻零落無傳亦又何也自有明王守仁鄒元標倡

明理學何景明吳國倫諸人並播風雅繼以郭子章之纂述黔記搜討故府博採舊聞彬彬彬質有其文矣我

國家文運弘開化成天下洎乎滇黔底定誕告萬方

列聖重光德意旁敷天章炳煥奎文所被炳炳乎荒裔遐阻咸耀於光明下及對揚所述敷奏所陳皆辭尚體要動中機宜固不特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斐然有作卓爾不羣已也至於靈蛇自斷人虎復形

說類虞初事同志怪列諸雜紀以資博雅云述藝

文志

歷代

宋太祖諭普貴勅

予以義正邦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惟爾貴州遠在

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來貢荒服者來享不貢有

征伐之兵攻討之典予往年為扶播南楊氏之弱

勞我王師罪人斯得想亦聞之有司因請進兵爾

土徼問不貢予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窮兵黷武予所不忍尋乃班師近得爾父子狀知欲向化乃布兹文告之爾若挈土來庭爵土人民世守如舊故兹制旨想宜知悉

明太祖諭湘獻王勑

前令爾兄弟以七月二十徑剿洞蠻令占太白七月三日伏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入深者勝此用兵所當知者今指揮齊讓

已歷蠻境令且出奇設伏嚴為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敝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若生擒蠻夷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

明太祖諭楚王同湘王征古州蠻勅

近蠻夷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親往征之豈不稱為賢王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將薄矣若能奮威武

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爾其

欽承

明太祖諭築銅鼓城勅

前令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勲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寛正營房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户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

征進至耕時令還本衛爾凡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繪圖來奏

明太祖諭西平侯沐英勅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横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巳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況雲南梁王誘我邉士因是發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

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潁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於戲春秋之義最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蠻長宜其然乎

明太祖再諭西平侯沐英勅

東川芒部夷種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

孫繁衍各立疆塲乃異其名曰東川烏蒙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閣羅鳳之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外稱歸順内實挾詐聚衆積兵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夷不叛者號為循良雖未可逆詐然須防閑嚴整師旅使不得肆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

明太祖諭信國公湯和勅

行師用兵須晝夜慎防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今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啟王知之

明太祖諭宣慰司勅

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

然而其間治有隆汚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朕承大統之後迄今已爲天子而肯私以怨惡加於人耶故用人盡忠於國者雖讐必賞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推至公之心廣仁厚之化嘉惠海内子育元元欲比隆前規以臻至治爾天下上官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疑以速咎戾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

明太祖諭宣慰司田仁智入覲勅

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大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

明孝宗諭都勻府勅

朕惟都勻遠在貴州東南因無流官撫治徃徃自相殺奪不得安生而又時出刦掠為地方之害近因貴州鎮巡等官奏請特勅大師征之既巳克平

各官奏如永樂年間事例開設府治州縣銓除流官撫治之以警其後令從其請設立都勻一府而以新開獨山麻哈二州清平一縣並舊設都勻邦水平州平浪四長官司屬其管轄僉舉爾文獻熟知民事諳曉夷情堪任知府故特陞爾往知府事賜以璽書益重其任也夫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外夷之治與內地殊異非徒賴汝撫安而實資爾控制爾須深體朕委任之意稽考制度創造衙門

宣布條章立為一定規模使後人有所遵守凡府
中一應該行之事當備之物合用之人一一悉如
内地若力有不及則度以待時勢有未可則畱以
待後順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政歸附者安之
使得其所流移者招之使復其業仍須時常戒勉
所屬土官頭目人等諭以大義開其善端俾其遵
守法度謹守地界辦納糧馬不致臨用有缺撫恤
夷民不許非法虐害如有夕聚妾媵以庶奪嫡爭

襲官職及窩隱賊人為盜分贓者具奏問革䄂設
流官凡係夷情務要與都匀衛指揮協合議行遇
有漏殄殘賊或生苗竊發即便起調官軍土兵剿
捕以靖地方不許執拗悮事其公差官員人至府
但有違法生事爾即具實奏聞所屬土流官吏軍
民人等敢有倚勢刁潑違法傲慢者爾須嚴加禁
革輕則會官問擬如律照例發落重則奏聞區處
爾尤宜廉公仁恕奉法循理體朝廷一視同仁之

心以夷治夷使之日染月化而皆囿於華夏禮法之中庶稱委任爾其欽承毋怠毋忽

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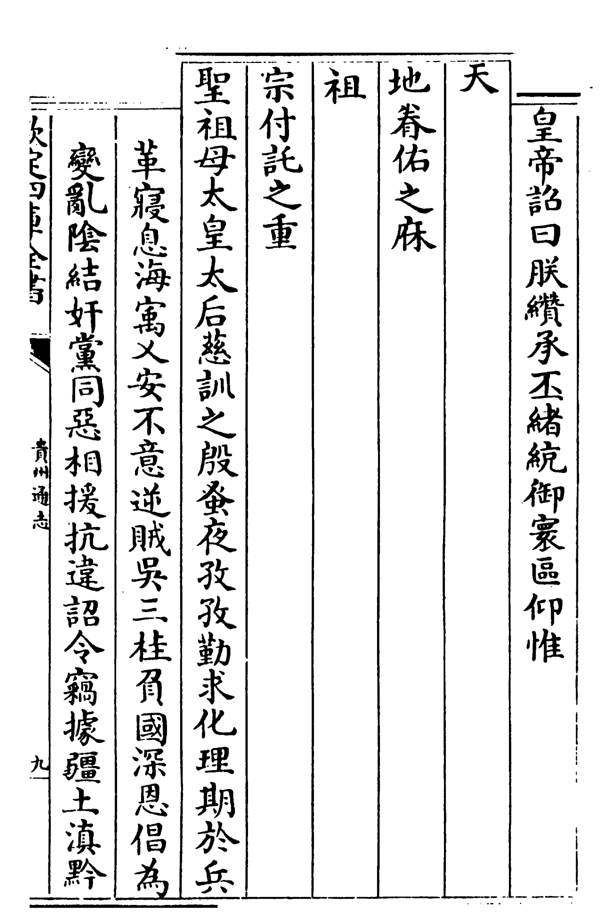
詔

諭

康熙二十年平定滇黔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

地眷佑之庥

祖

宗付託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寢息海㝢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為變亂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

閩浙楚蜀關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驛騷肆騁痡毒三桂僭稱偽號逆焰彌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剿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縶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神殛逆孫世璠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勵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追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克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晏

如捷書既至上慰

郊

廟

社稷之靈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悦遐邇騰歡念自

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鋭卒歳靡寧

行齎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於鋒刃供億之

衆復困於徵輸朕憫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間施權

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巳而身處

宮寢之内廑懐閭閻之依中夜屢興旰食不暇惄焉思治八載於兹今羣逆剗平疆圉底定悉翦歴年之蝨賊永消畢日之隠憂用是蕩滌煩苛惟新庶政大沛寛和之澤冀臻熙皡之風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於戲體覆載好生之德秋肅必繼以春温法帝王更化之模義正尤期於仁育誕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一年

諭祭原任雲貴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因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謚忠果甘文焜文

朕惟國家任重封疆寵命聿隆乎節鉞臣子時逢危難忠貞宜勵於氷霜茍下有授命之誠斯上錫褒忠之典特彰優恤用示殊恩爾甘文焜才畧夙聞勤勞克著擢之畿甸委以滇黔總領西南佇奏輯寧之績撫綏將吏庶銷反側之謀何期大逆之猖狂頓悼貞臣之殞逝扞艱寡助丹心永恨於黃壚為國捐軀碧血長淪於炎嶂茲長鯨之旣殄乃旅櫬以言旋睠爾

幽魂動朕憫惻式稽曩制爰易休名載頒寵孚以昭

榮復沛苾芬而致享於戲際艱難而効節臣心之正

直允彰卹死事以施恩國典之褒揚惟厚爾其不昧

庶幾來歆

康熙二十二年

御製雲貴總督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謚忠果甘文焜碑

文

稽古仗節死難之臣國家必貴之典禮榮其服命載

在史冊厥有舊章夫効力盡命臣之經也旌善顯忠
國之憲也昭激勸而垂奕葉於是焉在惟爾甘文焜
服官有年勞績懋著朕擢授旌節往涖滇黔俾督率
乃僚綏靖南服屬逆臣悖德敗亂天常狂逞狡謀變
生倉猝爾以勢窮援絕衆畔軍孤遂出貴陽捐軀鎮
遠雖不克殄賊成功亦可謂舍生取義曠爾壯烈深
惻朕懷宜賚嘉名式揚大節特賜謚曰忠果仍贈官
廕子如例於戲忠不避難永為臣子之型果以矢心

尚壯河山之氣勒諸貞石以表丹誠

康熙二十二年

諭祭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謚忠毅王之鼎文

朕惟烈士受臨戎之任盡瘁封疆貞臣矢報國之忱遺光泉壤節著則無分成敗名成則罔間死生睠此忠魂宜昭異數爾王之鼎才裕折衝勇堪禦侮家受金書之劵五等攸崇閫專鐵甕之城中權久握自滇池之負固移黔蜀之交衝擐甲長征誓鯨鯢之盡剪

揆枹寡應值蛇豕之方張一旅難支孤踪被陷從容就義指皦日而不汚慷慨捐軀貫秋霜而並厲今九域廓清之會正孤忠褒録之年爰詔所司詳稽憲典錫几筵以致享加封秩以敷恩嗚呼國事祇承生副貔貅之寄令名追賁没昭史冊之光惟此苾芬爾其克荷

康熙三十年

御製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諡忠毅王之鼎碑文

朕惟國家崇獎臣誼凡將帥之士能宣力疆埸捐軀赴義者褒卹有加典綦重矣爾王之鼎性資樸茂智畧深沈自作鎮京江著有成績屬西南違命移鎮兩川蜀道崎嶇蛇豕未戮爾志存殲寇期報國恩聞命戴星鼓行而進賊勢初却旋復狡焉思逞爾慷慨誓師激我士氣迄乎賊窺睥睨猶能奮擊突圍被陷之時駡不絶口嬰禍毒慘朕心惻焉今氛祲全消節烈炳著特命所司加恩追贈諡以忠毅嗚呼惟爾精誠

貫於白日與城存亡義不返顧有臣如此忍令湮沒
弗彰用勒貞珉永表風烈爾後人尚其承體無斁哉
上諭
康熙二十二年免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錢糧奉
上諭黔省為滇南孔道地瘠民貧大兵凱旋輓輸芻糗
供應人夫極其浩繁且起解吳逆家口絡繹運送不
無苦累恐小民竭力供億生計艱難朕心深為憫惻
所有本年秋冬及來年春夏應徵地丁正項錢糧盡

行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隱至意欽此

康熙二十五年免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錢糧奉

上諭自古帝王撫馭九有軫念民依凡鞠謀生養為計甚周猶以賜復蠲租為布德行仁之要務朕嘉與海內元元共圖樂利弛徵減賦時㢆於懷惟頻涣恩施俾萬姓得沾實惠念直隸畿輔重地天下根本寛租之詔屢沛往年但順永保河四府較之畿南諸府差役倍多供億尤劇應再加軫恤又湖廣湖南福建四

川貴州地方昔年為賊竊踞民遭苦累今雖獲有寧宇更宜培養以厚民生一體蠲免用昭愷澤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著蠲免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著悉與豁除湖廣湖南福建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與盡行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人民均被恩賞以副朕愛育蒼生

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及私行重徵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如該督撫狥隱不行糾舉或經參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特諭

康熙三十二年免三十三年錢糧奉

上諭朕撫馭寰宇蚤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俾登康阜為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瘠民生艱苦與腹内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廣西省康熙十六

年通省錢糧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省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二省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省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兹念育民之道無如寛賦矧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霑實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

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

特諭

上諭

雍正二年嚴飭土官奉

上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

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

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

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

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為不忍

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為之指使或緣

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横行此輩粗知

文義為之主文辦事教之為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

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

為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

事犯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

寛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欽此

雍正二年平定廣狆苗奉

上諭貴州定廣狆苗從來比他省苗蠻兇頑尤甚朕向知之前雲貴總督高其倬摺奏調遣官兵剿捕狆苗時朕曽降旨與高其倬狆苗兇頑所居之地山深箐密進剿官兵務期擒捕首惡勿致疎忽今據高其倬等奏稱進剿惡苗時官兵用命攀援而入直抵賊巢於十月初七十四等日擒獲渠魁阿近暨其弟阿卧及妻子賊黨等地方從此安靜深為可嘉此朕御極

以來第一次平定兇苗之事高其倬趙坤毛文銓並從優議敘此内著有勞績官員着該督查明造册報部一併從優議敘効力兵丁即加恩賞欽此

雍正五年四省接壤分界安汛奉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狆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爲惡以致燒殺刦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剿撫業已擒獲凶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

計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猓雜處不時統衆越境讐殺攬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此即其明証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猓則環居腹外防範難週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禀報始

行追捕往返躭延兇徒已遠逋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猓販棍往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倘有越境讐殺刼掠之事即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為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撥換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拏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叙兵丁量加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即題叅從重

治罪朕意如此於地方有益與否其如何分界設汛派撥弁兵經理妥協之處著四省督撫提鎮悉心商酌定議具奏欽此

雍正五年生苗歸誠加恩督撫奉

上諭苗民梗化由來已久況屬生苗尤難攝服綏靖鄂爾泰剿撫並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咸願納賦歸附版籍又謬冲逆苗等素稱獷猂難馴今劉撫已靖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著給與世

襲阿達哈哈番以奬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實心出力著交部從優議叙所有在事官兵應如何議叙賞賚之處著鄂爾泰分别等次具奏欽此

雍正六年撫綏生苗奉

上諭貴州巡撫張廣泗從前石禮哈署理貴州巡撫印務時曽摺奏古州八萬地方未入版圖其人愚悍無知往往互相讐殺時出刦奪擾累居民今各處苗蠻皆傾心嚮化獨此一隅未通聲教應請用兵勦撫等

語朕比時批諭石禮哈古州八萬苗人雖未歸政化但用兵進剿震慴苗衆朕心實為不忍所請切不可行是以石禮哈遵奉諭旨而止後因爾奉差經過其地報稱苗人等歡欣迎接情理恭敬僉稱願歸版圖共沐聖化朕又訪問從滇黔來京之大臣亦云夷情恭順是實朕思内地苗疆之人皆吾赤子其果能抒誠歸嚮者朕豈忍令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准爾所奏令爾料理撫綏以慰苗衆近聞爾到彼地有撫剿

兼行之事想因苗寨繁多心志不一其中有實心歸附者亦有中懐疑懼而未即就撫者若倉猝之間脅以兵威未免戕殘苗命且强所不願非朕本懐今特遣翰林官二員前來將朕意宣諭倘伊等到日爾所料理之事已竣則加意撫綏使之得所倘或執迷不悟切勿徒恃兵力殺傷苗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副朕好生胞與之至意欽此

雍正六年苗民歸誠加恩官弁兵丁奉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猓獞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贖所以為内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又復互相讎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殘草菅人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即位以來内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

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
剿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為本不可脅
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
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
弁士卒跋涉於深林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
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嵎
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
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

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算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為憫惻除已降旨賜卹賞賚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剿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優卹弁兵之至意欽此

雍正七年慶雲現加恩滇黔各官奉

上諭朕治天下不言祥瑞每蒙

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職人人懐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悃前據鄂爾泰摺奏廷臣稱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衷鄂爾泰郝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

兩省官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
恩以示優獎鄂爾泰著由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為
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郝玉麟著由拖沙拉哈番授為
拜他拉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著
加二級兩省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
著加一級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黽勉以仰承
上天之貺從兹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
欽此

雍正七年慶雲七現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輝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即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即見

於黔省又如今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衛總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内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省而衢屬山鄉即有蛟水泛溢之事舉此近事數端仰見

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以屢年以來從未曾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

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亦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

君上之賞固不可倖然自足放逸驕矜若並無欣慰之心而不以為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悛改此非矯情違衆之人即冐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葢以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共覩在人臣之心無不願國家之蒙福兆庶之凝禧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已倘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議其為迎合或且譏其為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

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遠省苟

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是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

之敬謹虔恭以永承

天貺所當夙夜加勉者也該部知道圖并發欽此

雍正七年進瑞穀圖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

後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

泗奏稱黔省各屬及新闢苗疆今年皆風雨應時歲

登大有所産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尺有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等語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又據廣西巡撫金鉷摺奏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穀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分乃粤省從來未

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介在黔粵之間自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仇殺草菅人命又嘗越境擾害鄰近之居民劫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內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為經理者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謹奉行殫心奮力俾苗衆等革面革心輸誠向化地方寧謐和氣致祥感召

天和黔粵二省歲登大稔而黔省磽瘠之區苗夷新闢之
地又蒙
天賜瑞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為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體
朕心實為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着將張廣泗
所進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畫刊刻頒賜各省督撫
俾觀之時共知勉勵該部知道欽此
雍正七年慶雲瑞穀奉

上諭據貴州廵撫張廣泗學臣徐本摺奏本年七月內黔省地方慶雲七見光華絢爛藻彩繽紛萬姓歡呼共稱奇瑞更可異者副將趙文英領兵征剿梅夲黑苗正在抗拒之際忽覩祥雲湧現苗衆各棄器械合掌頂禮叩天輸誠不數日而古州口內數寨亦傾心來歸黔省山多田少最為瘠薄若雨水稍多則高阜者得濟而低窪者浸損若晴霽稍久則低窪者尚資灌溉而高阜者已覺旱乾是以歷年收成不過六七

分至八九分而止今歲自春徂秋雨暘應時通省田禾悉皆十分茂盛據各屬稟報稻穀有每莖十餘穗者有兩岐三岐者有高七八尺至於徧畝者且每穗多至六百餘粒至於高粱亦有五岐六岐者小米有穗長二尺並二十四穗者他如秋蕎紅稗以及菜蔬瓜果之類無不暢茂條達而深僻苗地並新開之丹江八寨等處亦皆十分豐收居民苗衆咸以為從來未有之事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但蒙

上天恩賜嘉祥亦不敢褻慢從來屢降諭旨甚明今據張廣泗徐本等奏稱黔省慶雲七見瑞穀盈疇内地苗疆悉登大有地方寧謐萬姓得所朕心深為慶慰從前石禮哈在貴州時曾將古州八萬等處苗蠻擾害地方之處奏請剿撫朕以石禮哈未能承辦此事而總督高其倬亦非可以統理之人是以未允所請降旨申飭至於狆苗一事朕料張廣泗之才力可以辦理有成又有鄂爾泰總理調度是以令其舉行彼時

何世堪心懷退縮從中阻撓具奏朕前以為不可經
朕降旨切責及至狆苗畏服諸事就緒何世堪始知
從前所奏之非深自慚悔追鄂爾泰奏請劉撫古州
等苗蠻朕深知鄂爾泰籌畫周到調度有方必能經
理妥協是以允其所請而祖秉圭曾密奏以為不可
朕知祖秉圭識見卑陋不能辦理此事且恐在任掣
肘於時將伊調回而以領兵之事屬之張廣泗等但
此事雖計出萬全然兵馬深入險僻之地未必迅速

可以成功或致歲月遷延士卒勞頓又恐苗衆無知負固不服廹以兵威未免多有戕害用是時厪朕懷令荷

上天默佑官兵甫臨苗境而苗衆即嚮化輸誠俾自古未通聲教之區胥歸版籍朕心始為安慰總之行兵重務專在得人古州之事在因循苟且者不肯辦理而膽量怯懦者又不能辦理膽顧身家者不肯辦理而好大喜功者亦不能辦理鄂爾泰忠誠敬慎為國為

民是以上感
天心下孚衆志俾頑梗之衆慕義從風黔省民夷俱享寧靜之福且鄂爾泰身在貴州慶雲即見於黔省而今年通省地方雨暘時若百穀豐登苗疆田畝禾稼更喜倍收可見
上天默鑒朕心以朕簡任得人辦理苗疆之事為是顯示嘉徵以昭感應朕心所慶幸者實在乎此並非崇尚祥瑞以誇耀於天下也可將朕意宣與九卿知之欽

此

雍正七年免八年錢糧奉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剿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

七萬七千六百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

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强紳劣衿包攬侵蝕者朕必訪聞得知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為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羡均給各官養廉之法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羡一併蠲除是民雖邀格外之恩

而官轉有拮据之若上司或因此稍有寛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蠲免錢糧為不便於巳心懷悵怏即此意也著於庚戌年為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為例欽此

雍正十三年免本年錢糧奉

上諭從前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兇頑久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為乂安百姓之計若云利其民人則其人不過如鳥獸之屬若云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衆抒誠向化輸納少許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為此哉乃經理之始既多疎虞而善後之策又復草率即如逼近苗疆之緊要州縣設兵不過三四十名全不足以資捍禦而逆苗蠢動

之時文武官弁又皆在睡夢之鄉茫然一無知覺令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前後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每當讞獄之時遇身獲重罪之犯應加刑辟者朕與執法之臣皆再四推研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置之於法此心尚應惻然其見小卑劣者尚欲賣法以為陰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無罪之良民也我君臣目視其遭兇苗之慘禍如蹈湯火朕言

念及此幾爲淚落實無顔以對被害之黎庶也不知
代朕經理之大臣又如何存心矣其幸得保全之民
人此時當竭力撫綏以贖吾君臣從前之過勿憚煩
勞勿惜公帑期登災黎於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
無方以救災恤困之資或飽污吏貪官之腹不令窮
民得霑實惠經朕訪聞必將大小官員在該省即時
正法以示衆或有但知潔已而不能安插貧民者著
該督撫即以溺職題參不必論其向日之官聲稍爲

寛貸其灾黎避徃之地方亦照此旨一體料理若視
為隣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治以溺職之罪
若將賑恤之項借名侵蝕者亦必即行正法貴州既
有被害之州縣則運餉募夫俱須鄰郡接濟著將今
年黔省錢糧通行蠲免其被賊殘害之州縣蠲免三
年錢糧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下次應徵之額賦著
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聞知特諭

上諭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聞黔省逆苗奸狡異常官兵來則暫行退避過則仍復肆逆緩則恣為焚刦急則求討招安以叛逆為尋常視招撫為得計乃係逆苗實在情形所當痛加剿除不容稍有姑息者其地大苗衆充頑之寨及首惡之人定應剿洗搜獲務盡根株其餘附和迫脅之苗分別料理必令盡繳器械方許投誠從前王大臣所議原令哈元生等照此辦理可傳諭張廣泗等

知之其雲貴等省苗疆有應行彈壓者亦先經王大
臣等議令該督撫等留心彈壓現今古州等處用兵
各省苗疆正不可因現在寧靜而稍為疎懈可再行
傳諭雲貴廣西督撫寄飭各地方官不時稽察加謹
防範毋致疎虞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奉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預防及
苗衆猖獗用兵征勦而領兵大員又復各持已見不

能和衷共濟加以張照舉動乖張妄行調遣以致辦理失宜用兵數月仍無頭緒朕心甚為憂慮因湖廣總督張廣泗才品優長且從前久任苗疆諸事熟練是以命其前往代張照之任今思用兵關係緊要事權若不歸一難以早奏膚功張廣泗著授為經畧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制調遣所有經畧印信著該部速行鑄就遣官賷送軍營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貴州古州台拱等處生苗雖自古未沾王化然其地實在數省疆域之中我

皇考怙冒如天不忍棄之化外是以就其歸順之誠為之安撫區畫俾得與海宇人民共享昇平之福並非利其土地人民而為好大喜功之事也屢奉諭㫖至為明晰乃伊等野性難馴就撫未幾旋即反側近復勾結熟苗恣行抄刦甚至蹂躪内地殘害民生種種兇

惡實屬法所難宥是以調發各省官兵刻期進發期於蕩滌逆氛以安良善今用兵已逾數月逆苗畏罪竄伏巢穴官兵正在進剿但朕念即位以來施恩宥過咸與維新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乃兵行糧集曠日持久不惟吾民輓粟飛芻荷戈執戟勞苦堪憫即彼生苗亦為血氣之倫必駢首就誅俾無噍類揆諸朕胞與之懷亦深為不忍目今大兵雲集聲罪致討恐伊等冥頑無知以為罪在不赦自分必死則必負固

不服抗拒兵威雖欲自輸誠悃而無由即至身陷屠戮而不悟著即諭張廣泗等明白曉諭除怙惡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國法其餘若能聞詔投戈輸誠悔過當悉勸其罪予以自新務使邊宇安寧百姓樂業以副朕乂安海内一視同仁之至意特諭欽此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貴州古州等處苗衆從古以來未歸王化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請不忍棄置憐

幪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傾心輸誠歸順之切㕞入版
圖使得沾濡德澤共享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民
人為開拓疆圉之舉也即如從前所定糧額本屬至
輕至微不過畧表其向化輸租之意俟數年之後原
欲幷此加恩寛免此
皇考撫恤苗民之聖心向朕與諸王大臣曾經再三宣諭
者詎苗衆生性反覆靡常於上年三四月間騷擾內
地幷勾引熟苗攻掠城池燒燬邨落百姓被其荼毒

兇惡頑梗法所必誅是以遣發大兵分路進討剿撫兼施其中肆逆抗拒者或就誅夷或被擒獲而脅從附和之苗寨又各擒縛為首之犯相率投赴軍前呈繳器械悔罪歸誠軍務漸次告竣朕思此等逆苗孽由自作固王法所當重懲者而在

皇考與朕視之則普天率土皆吾赤子此特赤子中之不肖者耳令身罹刑辟家口分離朕心仍覺不忍且現在就撫苗衆多屬脅從附和其中尚有並未從逆始

終守法之各寨均當加意撫恤俾得生養安全因思苗人納糧一事正額雖少而徵之於官收之於吏其間經手重疊恐煩雜之費或轉多於正額亦未可知惟有將正賦悉行豁除使苗民與胥吏終歲無交涉之處則彼此各安本分雖欲生事滋擾其釁無由況

蠲免新疆苗賦原屬

皇考聖意朕此時當敬謹遵循見之施行者也用是特頒

諭旨著總督張廣泗出示通行曉諭將古州等處新

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徵收伊等既無官吏需索之擾并無輸糧納稅之煩耕田鑿井俯仰優游永為天朝良順之民以樂其妻孥長其子孫苗衆亦具有人心豈有舍衽席而蹈湯火之理至於建立營汛分布官兵乃國家定制原以詰奸禁暴安戢善良各省内地且然況苗疆險要防範尤不可不嚴且設兵之意所以禁約漢奸播弄搆釁又以查察熟苗私入勾引朋比為奸非特以新附之苗為不可信而以重兵彈

壓之也其設兵事宜仍著總督張廣泗遵照前旨悉心妥議辦理至駐守弁兵均當謹守法度不得借端滋事如有絲毫擾累該管官即行詳報題參從重治罪若或隱匿不報經朕訪聞定將該管文武各官一并重處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别嗣後苗衆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有與兵民熟苗關涉之案件隸文官者仍聽文官辦理隸武官者仍聽武弁辦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擾

累貴州總督張廣泗可一併曉諭知之欽此

貴州通志卷三十三